









上四路招討使知侍郎詔禦賊書二首

謝宣撫樞密韓諫議書

某承之邊州遠北逾月上稟前降預議不與將諸協  
和修完器備謹守條約區區自勉庶無敗事至於保  
邊之術經遠之略則久在幙府必蒙休亮多謀而寡  
權尚法而不忍此性之弊自知甚明豈意見私之深  
遽茲獎拔惟憂甚過其量仰玷恩館其諸誠悃非面  
啟莫及

又一首 西夏臣伏誠偽書

某頓首樞密諫議今日捧教承已及德順軍論及子  
孽自虜來歸言其臣伏事此虜計之得也抑其虛名  
以示陽尊於我犹足以驕我心而怠邊備况得重賂  
以實其帑豈非得計耶且虜之臣伏果能革其僭悖  
之心貶其車服名號及如臣禮耶徒以所上章奏以  
臣自名耶就使及如臣禮亦不可信况於其國車服  
名號一無有損徒以數幅之奏易萬金之賂彼之醜  
類益甚昏愚較計利害豈能易此哉夫君臣名號中  
國所以辨名分別上下也國家統臨萬國垂九十年



蠻夷戎狄捨耶律氏期皆爵命而羈縻之有不臣者  
中國耻焉西士之後由是而具夷狄則已于此唯其  
利而已且彼於中國非素敵也其祖其父皆臣也奚  
耻而不為臣哉今虜之醜類必皆曰我戰數勝又能  
取賂於彼我真強也嗚呼士大夫之有識者亦曰彼  
戰數勝矣而反屈於我且得重賂以畜其衆是真能  
保其強也如是則彼之臣伏果於我為得耶於彼為  
得耶或者必曰向者患其不臣今既臣之復以為患  
則反衆無所據且自古夷狄之於中國始叛換而終

馴伏者多矣奚獨此之為異哉其必應之曰不然中  
國固當鞭笞四夷而臣屬之也但辨其來臣者誠與  
偽耳然則誠者有畏者也偽者有謀者也今果有畏  
耶有謀耶謂之有畏則吾戰未嘗有勝也吾兵未嘗  
有攻也彼何從而有所畏哉謂之有謀則國家之患或  
基於此矣譬人疾之攻其外也朝夕命醫者視其脉  
之進退一動一息必加意焉又起居飲食之慎醫者  
必決之曰脉止是而不能變也疾者亦自審曰疾止  
是而不能加也於是日冀其有瘳焉當其疾或瘳於



外而犹根於中未能去也疾者喜釋其苦良醫蚤戒  
之日益急焉飲食起居蚤自日慎之日益肆焉於是  
疾乘隙而發則已痼於中而亟於外也蚤醫之良殆  
難為計矣自虜衆犯邊師徒喪敗至於今日所以為  
敗者多矣凡一堡一障之隙吾皆營而固之知所以  
為備者多矣知所以為敗可以不敗知所以為備可  
以待之此禦戎之常也今既重賂以結之為虜之備  
必異於此邊壘蚤未即廢當增而後者必休其役卒  
蚤未耶罷當聚而練者必散而處卒是而推之則上

下之情無有不懈也是亦有疾難瘳於外而根於中  
當其伺隙而發則已痼於中而亟於外也良醫難為  
計矣所謂國家之患或基於此者以是也難者必  
曰景德中北方講和自是三十年天下無事虜未可  
以不信待之也某必應之曰此時事之異也景德中  
虜入吾地深而大衆卒必與戰至今言之者犹曰當  
是時我不許其盟則虜衆殲矣是強弱之勢未分我  
衆有餘力也虜既歸鑿其入地深而無所克知中國  
之未易輕於是有所講和之事自是無少變焉及羌種



外叛遂有益地之請非信於前而不信於今蓋利之所在也然則信不足固其心賂不足塞其欲較然可見矣今王師數衄於外又加以北方之隙則強弱之勢豈得引景德中事為比耶且北方以地為請既以賂解之西方以號為請又以賂解之二虜知我終不能以地每號假之也將合謀必以地每號為請或不以地每號而它求焉當此時我以兵拒之耶以賂繼之耶以兵拒之則不若今日之兵有備且練也且重賂不資於敵而以供士費也以賂繼之則中國之貨

有極二虜之請無窮今為之謀當以國家之患必基於此猶人之病將痼於中而亟於外朝夕念之唯危亡之為憂則庶几乎少安矣某識慮昏淺不能先事以言蒙見詢采不敢不盡伏惟明公位尊任重與國同休願深留意

又一首議修堡寨書

近奉朝旨依張忠所相度山外修建堡子十五處計功四十萬某以為堡數太多又不於羅李家修城恐忠未得子細已令畫圖至今未到切見虜累入塞



皆以戰勝有所克獲是以不致力於堡寨今既依預  
降固守虜來不得此等城堡卑小若及銳拔之肆其  
慘酷則諸堡皆當震懼不免有劉璠之失往時樞密  
諫議廣劉璠定州此最得策欲乞應弓箭手所居如  
的去城寨二十里外方建堡子仍須堅完縱虜大至  
須為可守之計如此不遇修建得三五處一省工費  
二免為虜陷三得弓箭手且在城寨防守如乞所陳  
乞賜指揮

又一首議斬首級賞罰書

近觀牒命凡得賊者首級一切見賞格走錢更不在  
轉遷酬獎之例此恐有所未及大槩不欲以首級酬  
獎者蓋慮壞亂陣行及爭奪不明故也今秋成之際  
賊之游兵屢來抄劫堡寨弓箭手或有殺獲例無酬  
獎則難以激勵凡百十騎交鋒非力戰或窮追即不  
能取首級欲乞別降指揮應叙理曾經大陣得首級  
者只依格賞取分如只是尋常賊馬出來抄劫能殺  
獲首級者申取上司指揮

上陝西都轉運孫待制書一首



十月二十七日朝奉即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  
兼管句涇原路經略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借紫尹某再拜獻書于按察待制閣下竊以  
州郡之於監司奉教約遵憲度而已反此蚩無害於  
治不得為無過某向以難處事不待報不輒專以行  
明公不以輒行為責方條問其利害是明公不以監  
司為威重但覈事可否宜乎名重於天下也某竊自  
思向若明公責其輒行則默然伏罪若詢其利病則  
將以及其說於左右恐懼恐懼恭惟明公所治東嶺

陝西接兩漢南武關北及上郡列城數百地數千里  
其所領者有經略數郡之名且不專其任又都統在  
涇軍政一以稟之是其所治獨以平涼潘原二縣地  
不過百里明公以列城數百地數千里之大其於思  
慮則明公以廣某以專其於事實則明公以傳聞某  
以目睹某謂思慮之廣不若專事之傳聞不若目睹  
蚩美識精鑒洞照幽隱然大槩論之鮮有異者是以  
事之利病尽條於公牘中伏惟察其至誠宥其狂愚  
幸甚



上樞密杜大尉啟一首

某出入門下凡三十年至於才識短長器局淺深自知甚明况在英鑒平涼用武之地平時即守皆舊臣宿將今艱難中當重其選反以遇懦取之但惧上損國威仰累恩館前此拜章懇辭又以近日授官無有遂其讓者以是亟詣官所未審某官徒采其虛名試任之邪果謂可任而任之邪若試任之則邊要事重固不當試也如果謂可任則望終始保庇庶几有所樹立某言此者誠以寇讎在境師兵在此凡百措置未有一事不繫於樞府者則某官見庇之深不独私於某是亦留意於邊事也

與邠州通判刘几太傅書一首

得伯壽書忻慰無量伯壽志於古聖人之道有年矣日來年益加於道固益遠其聞遠於道者於世事泊如也功名未立其如吾何幸伯壽安之

上四路招討使却侍郎議禦賊書一首

昨日兩得指揮那移狄部畧下兩將軍馬於鎮戎軍儀州守把似恐太速見石輅回奉傳尊意如賊入寇



須且持重觀其形勢此最得策今來事互急然未  
見的突入寇去處惟望鎮重以待之此中行下公边  
文字至渭州並不令下往諸寨蓋近裏城寨不當使  
預有驚疑故也但齊整兵甲伺候出行城中並不令  
知覓合且上聞

又一首

今早又領牒命欲令公边州軍披城作硬寨以遏深  
入之勢竊以本道見在兵馬除城寨屯守外其戰兵  
只可在一處技招何者賊衆若來不下十萬今若鎮

戎德順兩軍作寨不過四五百人接戰則不敵張勢

又不足儻為所乘則城中搖矣鎮戎戰守兵共八千

趙涉孟屯兵共八千八百三十五人若只令狄青領大軍在瓦亭觀其

形勢彼求戰則我堅壁不與之較彼前進則懼我制

其後俟其有隙而乘之此計之得也且賊大衆入寇

不過德順與鎮戎兩路至於原州山險非賊大寇之

路也万一賊自鎮戎舍瓦亭路直趨原州則有彭陽

一軍在前瓦亭重兵在後亦非彼利也今之所憂者

但憂狄之兵少不能勝虜耳孫用王德恭黃世寧三將通部署牙象兵其一



一萬五千四百戶人堪戰者不過萬二千人然不憂

侯竹貴代到歐真兵近即可得萬五千人

狄敗也狄不敗虜萬七無深入之理望侍郎愈益狄

兵專委以制虜之事所謂益狄兵者侯狄往瓦亭即乞便發涇州兵赴瓦亭令受秋節制

大抵賊入境之後統帥思慮貴專號令貴一鎮戎德

順二軍兵既寡少若營於野豈可保其不戰既患其

兵少又憂其或戰兵少則欲濟師為援憂戰則欲其

還壁如此則慮不得專令不得一也且涇原諸將練

事而可意任莫若狄青涇原地形可守而為要害者

莫若瓦亭此侍郎熟慮之矣以可任之將守要害之

地而濟之以兵則思慮不得不專號令不得不一此

先之勝術也某自受任曉夕計慮比於平日似有所

得恐未能上副尊策則乞令幙府一官到州諭旨或

召某今暫詣戲下聽命更取裁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八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九

書啟

答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與四路招討使幙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二首

與永洛董士廉第三書

與幙吏石輅李仲昌書一首

答諫官歐陽舍人論城永洛書一首

答秦鳳路招討使文危圖書二首

初受命即拜手啟以是不敢更具謝禮伏承誨翰仍



有頌遺不任悚荷之至虜今秋亦聞點集近報奉數  
萬衆乃取屬戶數百遂罷去未料其意所在也虜數  
動當以季秋及中春又因月盛時且不甚攻城異時  
之來未可必其如此何者我嘗逆與之戰今之為謀  
大抵欲以不戰疲之安知其不能就我不戰而為計  
哉觀今之為備不過以故意待之是自許以知變而  
不知虜之能應變也伏聞明公軍政其治士氣亦振  
守禦之策必有多筭敢冀指授庶奉尊教

又一首

某頓首再拜承賜手教詢劉澶被繫始末城永洛利  
害早蒙責以不言某以元帥主其事是時防邊方嚴  
懼於軍政處置益相戾所害不細獨欲遲留以緩其  
事故嘿口無所發其實畏避誠足深愧適中會旨罷  
其役虽愧亦頗自幸既而二月十九日得元帥牒云  
被朝旨驟奉此役於是抗章條其利害狄部署亦  
自削奏語尤切至二十二日見詔書罷四路是夕  
得旨合具具修利害條上於是知朝廷前未有旨令  
奉者役乃亟召許遷等还此劉澶者獨以所將兵具



其役始以文諭之不答差指使召之不至又命瓦亭  
都監張忠代將其兵亦不受命某與狄議此而容之  
是節制不復行於下於是狄假以延邊至山外命散  
其部兵然後漚就拘漚樂功名有膽要亦可惜然遠  
戾如此無以貸也同年董士廉者老困可哀某以書  
三諭之今其降雍卒不見從遂同被繫然漚等所執  
文符皆却公罷後所發不知何謂也某平居好論議  
至於起獄以取直豈某心耶世路風波殊可駭畏竄  
身山林閉目氛俟無路可致耳今聞 朝廷命使定

城永洛利害拓地廣塞亦古人之常但揆己之才畧  
度今之兵力若既城之後分兵而守輸粟以濟緩急  
寇來又當遠救懼以貽事耳如 朝廷果以城之為  
利某當乞移僻郡必有賢才見代城之而不保其利  
終不紛七力較毫髮以取勝也未審尊蚤如何原早  
賜教荅幸甚

與四路招討使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二

首

某啟某初到郡得前政所占民田不還直且令納稅



一事其決欲行之自念秩卑恐有司詰問益淹久不  
便於民是以白於鄭公公大以為然尋出榜諭民給  
其直且免其稅此一事諸君夙知之韓公來其臨郡  
已兩月所得民間不便事益多見訴有不便者必告  
之曰韓公且來汝自訴之及韓公來以事自陳者千  
餘人韓公必展覽之究其事理覆其根原或見詢於  
某或命它官參定然後行之其於事故已精且詳矣  
某豈私於此方之民哉亦由前日白鄭公給民直一  
事蓋以公家之事苟利於民則韓公鄭公與某行之  
皆一也何必分彼此哉不意好事者以某附韓公為  
事多所更置未審言者以某韓公為善耶為不善耶  
若以所更事為善則不當謂之附也若所以更事為  
不善則某前在涇州鄭公朝夕見延其與邊事無不  
詢也無不慮也獨獄事不與聞它則無細大皆往覆  
究極於議論未嘗有隱鄭公相顧之意始終若一是  
則某之論議有可來者也於邊事有所得者也苟一  
以不善贊鄭公則公必怒而絕之何能終始相顧如  
是也是果不以不善贊鄭公者也不以不善贊鄭公



而專以不善贊韓公是厚於鄒而簿於韓則於好事者之言為不通也若以前日在涇為智今日在渭為愚又於有識之議為不通也此事聞已久疑之不甚信近日益有端緒然不知鄒公果以為信否鄒公為元帥某預章一路兵寄若好事者言行則間隙日生苟有戎事某無所逃誅矣平涼去年經虜寇殘破之後朝廷不以某不才擢當此任亦思有以自報朝夕勤事非公宴不迎聲妓受署殆今五月斷獄不過十數人皆歷已可記其營田護塞蠹於事者韓公足以刷去之今獄訟益簡止以練兵為事爾諸君察某心豈主於崇官執子登相知尚淺士規益之皆目見某謫官當時寧有慊於心耶古者刺史嚴明郡守有投劾解印綬者某豈重去此一官執奉諸君為某辨於鄒公公果不悟某立當解去且以終鄒公前惠又不使它日戎事之際使某憂疑自危措置顛失蚤被大戮或敗國事願諸君留意見答

又一首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封送始文政等以



罪配隸牢城保寧為兵會韓公夫以旧獄訴於公公  
命覆其罪不苛至深切則移籍於廣銳蕃落文政等  
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幙府不俾二人者  
來反令其取具獄就涇視之既而帥命二人者來止  
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獄則詳之矣於  
是衆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必審其初罪不為  
深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慮以廣銳處之也蕃  
落旧等材五尺三寸近制短止者亦聽狄侯命二旧  
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弯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

旧卒下等之上涇内地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  
謬相遠若必以長箭程之虽積功至大技其少且壯  
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盜如此比隸  
軍者甚衆決不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  
帥府乃詢云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為深切然後乃知  
帥府之意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既以籍之無如之  
何乃答曰其罪不至極於惡盖婉其辞所以恭上命  
也不圖又命刘伯寿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厚者皆見  
責曰何乃不稟帥命其聞之甚駭其言若它事則不



敢知如止此一事則非所以為不稟也何者始本路  
索此二人於涇帥既不遣復命取其獄視之若果以  
為巨慝則當下今日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  
其具獄則其必深視其罪矣其可貸猶當奉承帥者  
矣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人具獄  
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  
易不足為忤意易之不足為迎合且本路軍與民暨  
蕃酋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  
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得辯者十二三以功  
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所陳其可行者十不一二  
皆不以先入之言為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  
必以此一事為違戾耶茲事極微而其懇乞為言者  
誠以害於休為甚大也昨日經略司行其事其於法  
少礙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日王文政等無礙於  
法尚爾今此恐見詰柰何其叱去之甚謂狄侯曰異  
日此曹有言必請黥之矣異日黥之徒能制一吏如  
將校何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  
我有畏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為元帥憂也自



某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至死而特死者有  
當死而恡其刑者某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  
守將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  
其主校過失者某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為隱汝懼  
累以言或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  
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貸汝則過終不聞  
是使主校皆畏過莫敢笞其卒者此軍之大弊也狄  
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於士卒非人  
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校焉使軍中皆畏其主  
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不畏其主校則飲博自恣  
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  
焉為主校者豈使反畏其下哉故為將者必察群校  
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  
是則大將者不使士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  
使屬郡之兵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  
也某秩虽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  
責任既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  
校則小以為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為憂今



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  
故其所謂於事虽小而於賊甚大者以此其得以諫  
名官凡事之直曲猶當於天子廷辨之今乃不能  
自辨於元帥反囁嚅於幙府豈畏懦耶蓋元帥之体  
不當以事出於却將是其凡辨論事可取直於天  
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與永洛城董士廉第三書

近兩附書皆計上達殊不蒙休亮何所守之堅也永  
洛修與不修亦所見之異耳李文饒牛思黯爭維州

事是非至今有不同者亦何必不修為是修者為非  
但某與狄侯以才略之不廣兵衆之寡少不能遠為  
守備故建不修之議適會却公罷去遂蒙中旨從本  
路之議行簡奮忠國之謀必以修之為便當辨之於  
朝廷稟詔旨而來則本路從之亦有名矣幸行

簡少思之永洛地果屬何路譬若治他人門內之事  
豈不為侵耶是行簡可以已其事本路不當變前議  
行簡困躓累年聞改官朋友所共拚故前走書奉報  
誠亦私心所喜一官雖不足為行簡言然於夫大人



之心豈不為慰哉此事窮極其輩為守職行簡為侵官何不思之甚也試使某今日却以修之為便行簡以某為何人耶况狄侯強毅有守虽某言之亦必不從前書痍裂故未蒙省察是以喋喋願熟慮之

與幙吏石輅李仲昌書一首

承從部署已至德順軍所留刘滄董士廉文字盖只留往諸處取索及往長安文字不緣章奏既捕之即是罪人安得亡上文字眩惑朝廷耶必若其言吾輩隱匿即當繳上不可留也况但汎泛妄自飾非但白部署且封起勿毀去即無害已行文字却取去不便兼且有迹反使不知者將謂不當留其文字唯存其人使尽辞於獄自免閉塞之說二君熟思之

答諫<sup>官</sup>歐陽舍人論城永洛書一首

甚十九日至解州聞永叔舍人其日抵陝郡以數年之別相去在數十里不得一相遇帳然以為不幸然某方為姦人所擠<sup>御</sup>虛百端奉朝莫與為辨若見永叔必極論是非其不知者將以某祈恩求援於永叔此不独重為某累又且以累知己故不得一相見未



為不幸也自天休見侵未嘗作京師書用此亦不  
敢修問左右蒙專遣脚力致手誨何朋友之碩厚也  
仍以其喪長子為慰其始三男中男往歲多病襄城  
道中物故者也幼子三歲美惠可念三月中在渭失  
之長男壯大而姪植皆門戶所倚者一旦同逝人生  
孤苦至此處世復何聊賴永叔見哀之深誠知我者  
然為晉慶不當為意似未見亮永叔尚尔况他人耶  
永洛事未易可言然事之利害人人各異見不必深  
咎今既成之則異日自辨不足復論但天休既罷兵  
任若以城之為利當論於朝廷不當督涇原部將  
擅為此役彼劉滄者為涇原部將尚知城之為利當  
而天休合論於朝不當數爭耳幸賜照亮



河南先生文集卷九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

書啟

答河東宣撫叅政范諫啟一首

答樞密韓諫啟書一首

賀兗州杜相公啟一首

答河北部轉運歐陽永叔尢圖書二首

答鎮州田元均尢圖書一首

與鄧州孫之翰司諫書二首

上鄧州范資啟一首



荅揚州韓資政書一首

荅福州蔡正言書一首

荅張固大博書一首

荅河東宣撫叅政范諫啟一首

近捧教荅所啟事皆蒙施行不任戴荷之極近聞蔡石皆外捕又緣飲會事多斥善士去年聖上奮然英斷登用明公暨韓富諸公天下翹首以望太平今明公未去位端士頗復見外世人用意如此言之可為於邑明公縱以邊事未還富公詎宜久留於外耶又北虜四十年休息若一旦奉事其勢不小嚮時所傳匈西賊相攻卒無實驗此謀豈可測也自古夷狄之得志中國無若元魏元魏始從雲中得代郡太原然後取河北願明公深思根本為國家謀長久之策一堡一障不足以扞禦無或因循異時望天下之負其受遇素異直布所懷不避忤犯尊意死罪死罪

荅樞密韓諫議書一首

自使節還都不敢輒上牋記伏蒙深賜休亮特降字教兼以其兒姪喪亡曲加存慰不勝感涕姪植男朴



俱為門戶所記朴又嘗以文贄左右蒙國士之顧  
本為此兒終為門下之用何期不幸一至于此其在  
秦所生一兒亦前此失之年將五十未有繼嗣未嘗  
不中夜撫心對客吁歎若使憂能傷人亦恐不復再  
奉願躬矣樞筦事重伏望善調寢饋以副禱頌

賀兗州杜相公啟一首

伏承相公亟辭台司出鎮東土邦恩虔恭即日上道  
雅懷素志固無少慊然士大夫之有知者相與竊議  
咸以相公居位日淺法制利澤未大施於下用是於  
邑某之鄙心更所未及若於朝廷於生民而言則  
不異衆說若以進退論之茲為全美伏惟相公繇初  
仕以至顯重無一事不為人紀無一行不為人式天  
下之望惟恐不作宰相豈独私於相公誠冀有益於  
斯民夫宰相之道任行則久處而無嫌道黜則亟當  
去位然高位大權人所顧籍於是被持祿保寵之訛  
蒙阿諛順旨之說不独今世前代名公所不能免恭  
惟識進退之休保初終之節全天下之望考於今日  
可謂無愧若以歲月則平明所履懼將大損某出入



門下垂三十年區區之誠實在於此敢持此說為賀  
答河北都轉運歐陽永叔在圖書二首

自承河朔之行意切有疑何者正人在朝天下蒙福  
今蚤總制一道然所施置不過千里在於重輕豈同  
日而道執以是不敢為賀近日得都下信君謨守道  
悉以外補又以會飲微過多斥善士 聖上慈明永  
叔以忠亮被遇不當以外內易慮志懷 本朝也范  
公既領西撫則未能卒還富公何得久留於外耶見  
河東使還所奏罷下等科率一事不謂留意文案乃  
得詳尽至是昔柳州見韓文公所作毛穎傳歎稱不  
已韓之文無不高者頗恠柳何獨始此為異見永叔  
所作奏把玩駭歎者累日盖非意之所期乃尔益知  
柳言為過相別累年輒此稱道諒復見嚔也

又一首

十一月中寫下手書會論奏都下事遂不欲通於左  
右今辱書承所履甚休兼具知其向所陳事某之心  
愛賢過於嫉惡不独永叔知他人亦多見信豈有心  
之所愛幸而共世不與之親且厚耶今之相知者多



見戒曰當避形迹見踈者則相目以朋黨果如是顏  
子不幸得罪須盜跖乃可言不然學圣人者皆顏氏  
黨也世態殊可憎然不足恤至於勤事持身亦不敢  
懈見詢晉潞少時所游之樂今惟意都尽不惟年物  
之異直畏事耳嘗意往年送王勝之序云聖朝方以  
文法治天下子其慎之當日亦偶如此言不謂遂驗  
闖茸輩唯欲掩人細過不可不慮也人迴適意殊不  
尽

荅鎮州田元均尢圖書一首

向聞處置保塞事何其精也兵久驕遂至殺害守將  
若又貸之則無復法制矣明公行此一事使主威復  
立蚩四夷之功無以易此甚善甚善近聞京師以徵  
過多斥善士蔡君謨石守道相於外補未知其然去  
年來朝廷元所更置亦有所存蚩高而事不下接  
者自非聖人未能無果過至於進用皆天下賢士大抵  
治平之漸也聖上聰明任人不疑而奸人忌賢醜  
正務快已意其不思如此今勢尚微恐其漸熾所斥  
不止於蔡石也某豈私於數君哉所慮者纔勝賢絀



則 國家憂患豈止於四夷哉方今言為 上所信  
且重者無如元均願深留意蓋踈遠之謀虽陳惧其  
不見聽也范公既有西撫之行富公何故久留於外  
耶某久不作 京師書亦不喜輒談時事數日聞此  
憤悒不已會得明公書因以尽道所懷幸賜休亮

與鄧州孫之翰司諫書二首

與之翰別久未嘗一日不奉思直以德度服人企仰  
之心不能暫忘耳今幸會而復別重以恤頽之意笑  
語之樂中懷鬱悒不啻向時乃知仰高之心與愴离  
之情各是一事古語作惡數日此最得之到隨當別  
作書

又一首

與之翰別十年所每游處深相知者不數人其間不  
以踈進為間毀譽為疑同不為黨異不為嫌如吾之  
翰者益难其比向觀之翰所論朋游其親后厚如某  
比者亦復無几驟此相別以某奉思之心揆之翰相  
念之意詎有已耶

上鄧州范資政啓一首



某自謫官惟作報書當世公卿素相厚者未嘗輒上  
牋啟今明公鎮鄧已距隨不遠而李丞者專來相過  
將歸與鄧某又與李俱出門下若遂以尺紙以奉左  
右則何以逃簡慢之素某居此土風之善惡食物之  
同異情懷之樂與否李皆悉之不假一二談也恭惟  
解邊劇就安逸尊休甚休南陽田疇春物向盛不得  
陪高宴預談賓用是恨

荅揚州韓資政書一首

鄧州附到七月三日所賜書不勝感抃某久不上記  
亦如尊諭到隨賤屬多患瘡疾尽得平愈食物甚賤  
私用虽窘而不乏讀經書益有味休力亦無疲耗不  
煩賜念平時與人異同遂致爭論不息盖 國家事  
今既廢放若復云云乃是懷私忿耳不惟絕之於口  
亦不萌之於心用是益以自適但恨地遠不得拜伏  
門下棲倚之心莫能具陳惟望善保台候以慰傾頌  
之懇

荅福州蔡正言書一首

自君謨在 朝廷為言事之臣遂不作書逾三年矣



忍辱手誨以家兄亡歿為慰感涕無已因念家兄平  
日常以遠事見教而朋友之說多異於此某亦以為  
家兄親愛當然朋友相成以養者也家兄歿兩月某  
卒得罪使其尚存聞某就獄其亦憂而成疾矣故自  
謫官而來不以廢放自悼惟以負教為恨君謨於某  
兄弟皆厚故道此意漢東土風不惡寓家城東佛寺  
私用蠶官而不乏讀書日益有味不煩留意君謨侍  
親多慶因人或惠問以慰思渴

答張固太博書一首

頃年在秦嘗見家兄稱道閣下之為人及來安定會  
軒車東遷過郡始得請見則仰高之心有所從矣暨  
至平涼與同僚談邊事有石君乘數日論閣下之所  
施置無不得宜者益所歎伏近見孫之翰稱閣下之  
隱德懿行足以厉今世故某奉接未數而仰聞盛美  
為日久而且詳也謫官來止作報書雖欲通記左右  
願不能致今辱書存恤至厚感愧無已又承別拜恩  
命即未知何日再接高論不勝區區之意



河南先生文集卷十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書

答計用章秘丞書一首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二首

答鄧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二首

答環慶經略使施待制書一首

與鄧州丁憂李仲昌寺丞書一首

答李伯昂秘校書一首

答張子立即中書一首



答謝景平監簿書一首

答江休復學士書一首

與京西轉運劉察院薦樊景書一首

答光化軍致仕李康伯率府書一首

別南南京致仕杜少師啟一首

答計用章秘丞書一首

數日中連得兩書旨意甚厚兼以曾見鄙文過賜稱  
道閣下在某為前輩於文高於道淳者也宜有以指  
其疵瑕最其未至以成朋友切劘之益今乃曲為品  
題豈德隆者專譽人之長以誘其進耶不然何許與  
之過也感愧感愧詢來介云已有加州之命不知信  
否閣下以忠獲罪其為留滯亦久矣造物者得無留  
意人取草<sub>上</sub>奉此為謝意殊不周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二首

郡校來蒙賜手教具審尊休寧裕兼以退解為寄意  
高理詣誠所欽伏然閣下為<sub>進</sub>與退繫乎道之所存豈  
聖門達者無以為異也若論夫才與不才竊有感焉  
蓋才者容有小人而不才者不害為君子君子而才



不至其進也於世不甚益亦不甚損小人才而進豈  
樹功立事其蠹益深閣下誠思之以為何如

又一首

辱賜書教承自至汝陽政簡訟稀尊休安適某到隨  
州城東得一僧居竹樹甚美頗有隱者之趣所愧者  
以罪來耳

答鄧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二首

某被罪放逐於時之士大夫宜見擯棄不與為齒閣  
下無一日之雅惠然見過開懷論議與平居交游之  
同者無少異閣下真篤於義者願某無以誠厚意唯  
欽仰令德而已

又一首

辱書曾道及鄙文今錄近所作四篇附李丞通呈皆  
有為而成非立意如古文章之為也閣以方以才名  
為士林推重當世名卿鉅儒凡與游者其作為文章  
莫不道聖功揚德者如觀樂於宗廟和平嘽緩無不  
得其宜若夫廢放之人其心私以深故其言或窘或  
迂或激或哀異此則非本於情矯為之也譬諸急弦



捉軫烏足留大雅之聽哉惟閣下亮之幸甚

荅環慶經略使施待制書一首

某向領州得在部下官事未嘗相檢察笑語未嘗見  
踈外比閣下於某甚厚及其盛夏就獄閣下相視有  
不忍之色護視賤屬不啻骨肉逮及謫官及室獲歸  
無少失所此又於某甚厚自見放逐平日遊旧罕有  
以尺紙見聞者閣下方領兵貴重乃能數千里惠書  
勤已見恤此又於某甚厚某接熟左右固未久然亟  
辱顧過宜何以為報惟祈益樹德業早登公輔得為  
聲詩以道甚美此其望也

與鄧州丁憂李仲昌寺丞書一首

向者足下說南陽孫守言人之才皆有分定虽強之  
不能有所益若德者在人勉之而已足下質於僕德  
果可勉耶僕就足下為吏而說曰毋矜己無及法無  
報怨是足以為德矣足下樂茲說語僕云願誦此以  
自儆此三者非於足下有所見也汎論為吏者當然  
耳足下乃能如是真好德者也既相別因思足下之  
所未至者輒所奉規足下讀書觀古人之所為其好



賢惡不肖甚明然於行已似有小異足下於今世所  
與游者賢不肖悉有之賢者果能親已足下固親而  
厚之矣賢而適與已親不肖而適於已親足下豈能  
辨其賢不肖之異而皆用其親疎而親疎之豈以人  
厚已棄之不祥不已親而強附之為佞耶君子之親  
賢非以登其祿仕振其名譽蓋將以立身而至於道  
者也故與君子斯處君子矣與小人處斯小人矣為  
長者折枝尚無愧焉然有親賢而為佞乎若不肖者  
業與之厚不當絕之母自昵焉可也世復有以附已  
者為賢異已者為不肖不獨置親疎其間又從而反  
其賢不肖之實此所謂朋黨者也幸足下不繆於此  
且勉於進故繼以尽言唯勉之又勉之未見其已

答李伯昂秘校書一首

近令弟來辱示長牋以揚太傅奉薦為謝足下以名  
臣子在選部二十年能廉幹任職監司自當以進賢  
塞公議豈必朋游為先容耶不敢當不敢當

答張子立郎中書一首

連得兩書皆以先丈誌文事某於鄉里士人銘其先



世者多矣其人於世不顯要其一事可傳即為誌之  
况先丈以宰相子致位三品樹立事功始終灼然為  
人稱道者耶敢不承命

答謝景平監簿書一首

嚮者過鄧承見訪以足下齒少語不及佗止奉詢宗  
門而已今得所惠書辭縟而意厚感歎不已始某辱  
先公顧遂南二昆接熟今又得足下何其昆弟多賢  
使某及從而游也足下力文樹德古之交友稱忘年  
者竊有慕焉

答江休復學書一首

處中兩得書并詩所云牙枝附者書訪之不獲用是  
答不敢作書當見亮也自河內之喪便有平涼之行  
盛夏就獄窮治百端卒無毫髮自潤之污遂得在外  
聽旨只用不合貸帛部將錢經赦不改正催收從  
流三千里私罪當追二官遂有漢東之命至此聚族  
不止失所豈未得還鄉自便然亦無撓日讀詩一篇  
了無仕宦意必素亮也

與西京轉運判察院薦樊景書一首



某頃守郡嘗薦士其取之初不甚精以謂天下吏負甚衆官局小大各有所任拔十得三四亦不為失人又其異日無狀已必預其罪以是無所愧負若薦人於友朋則必慎之重之蓋不如所稱則為誣罔苟以貪墨取罪則已無所預獨朋友坐之其為愧負萬一於已得罪竊見州李教授樊景年三十慶曆二年進士始家江南大父以策名為開實功臣家衰今無仕於朝者景幼孤養於外祖高公慎交高公高潔尚名檢景深有外氏風某謫官與之比居為李黹見其已

其志篤於道者也所作文辭與今之名能者不相上下為學官通作尉三年矣今將以八月罷去近制郡掾與縣主簿尉三考用二人薦為縣令景始一人幸閣下成之某嘗與景論為政景以馭吏寬民為先是敏於政者然其見其志於行而未見其為政故詳其所見而略其所言使其為政未必後於志與行也某自見廢黜不喜道當世人過惡獨見人之善美不免有所稱譽誠知向亦用此取罪然似發於天性雖重得罪不能自己景雖從某游今之所稱皆其行實於



景無錙銖加重臣私啟其寔公論閣下臣不識景果  
用某言是亦公薦之也異時景得見門下閣下自觀  
其才寔將復薦之又薦之恐不止於茲一薦也則某  
不獨為景求之閣下亦於閣下知人之明不為無助  
豈止於無愧而已

荅光化軍致仕李康伯率府書一首

與閣下別久然心未始忘也某汨於風波自取放逐  
閣下齒髮未衰遺榮養高同處茲世其識慮相去何  
穹壤之異也何期未賜棄絕曲致榮問雅意勤密至  
慰至悚某留鄧侯房州叔父過當詣鄧待闕拜見不  
晚諸悃非面序莫盡

別南京致仕杜少師啟一首

某自初春卧病間拜新命欲俟稍安即修賀啟無何  
所患沉綿迄今未瘳生理固不可期若遂不能達誠左  
右則抱恨無已自念受恩門下三十年每聞相公一  
美事則咨嗟稱道為門生之光今年甫七十確然去  
位德全道隆終始無玷懽忻并躍異於常日某得罪  
本末更不復論及仇人欲以賊見汚窮理百端卒無



毫髮自潤自謂無愧於人然於相公不得言無愧嘗  
記頃年相公在監司怒以主吏月朔預取俸錢  
尚不可預給况私用庫錢耶盖由久去左右  
痲裂教誨止知廉身不能慎事故自責官未嘗  
佗尤但自咎而已惟於有位者不敢先作書問  
今相公致政還第方敢少露悃悞其蚤伏枕累  
詢醫言據脉可療万一有瘳庶几再得請門下  
不任依戀激切之至







